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信安程 俱

雜著

房太尉傳論

天寶末天子避盜劔南房瑄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
 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
 朔方穎王璪鎮成都凡劔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
 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
 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鎮琦皆不赴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度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
潰四出天子足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
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
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闕除道扶服叩軍門
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
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為賊媒者也天
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崛然聲治兵問
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下之兵
名如名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
田之名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殉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

貞節堂表氏鈔本

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余嘗論之
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去知焉至於
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
不足以權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
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
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
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
闢強虜明矣而瑄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瑄之謀大
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功果
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

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矣之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瑄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歛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瑄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瑄也至逆胡撫凡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其撫凡而歎耶

侑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絕於孽后敗亂於艷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徵勸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積其微故其成就^速耶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遙遊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

貞節堂表氏鈔本

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况亂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為世戒者哀而為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謹序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遊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

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
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
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
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
然如燭照而數計也他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
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
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傳至唐
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為
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
多其分間布白規園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

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
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
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
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寄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其古學
於寂寞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
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
自謂畧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
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
得之又能否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雖學有小大

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信安程俱叙

賀方回詩集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練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弃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

貞節堂袁氏鈔本

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輟謝病去為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為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

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窮抗讎可憎方回
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為
我評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
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序

漢儒授經圖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
昭后死為之服亘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
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
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
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

貞節堂表氏鈔本

儒間出不專以經一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
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
已成務足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
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
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
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
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
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
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
禹谷永亦号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柱公議以阿

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
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姙而徇利豈其志本
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紫
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
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
經術揚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為一時宗師學
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
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以
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病卧里中讀西漢儒
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
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
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
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
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
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為圖以想見漢興之風
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安程俱序

題酈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而
酈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

見高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
輟洗起衣躡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
糜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
非漢所以強弱興亡之所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
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捭闔動聽
為務而其言不得不夸耶是不然食其為是無當之
言可也而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
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
為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之霸王去晉人
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

貞節堂袁氏鈔本

為天下安危蓋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高失一食其
可耳然駿骨不收絕足不至巢卵不育鳳鳥不下士
有深藏高舉望望然去之而已况聲音顏色拒之于
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
理也非酈生之夸言也辛亥孟夏朔信安程俱書

題杜范歐公帖

正獻公之全德元老文正公之宏才偉望文忠公之
端亮文學端委廟堂不動聲氣而可使夷夏又安風
俗清美矣時非不逢而不既其用仁人志士未嘗不
歎息於斯焉紹興六年十一月旦信安程俱獲觀於

西安長壽僧舍謹題

題溫公帖石刻

文正溫公之清節直道內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著龜播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間理言遺事士夫莫不寶而傳之衢州學舍嘗得溫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書文正實摯其維綱而筆削裁成之功繫高平公之助是時二公以道義相從於寂寞之濱凡前古是非成

貞節堂表氏鈔本

敗之端治亂安危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啓沃吾君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備述英之讀布於學官而行於天下是豈小補哉初成書而上之帝為親也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刊之書又以為百世之賴可謂盛矣夢得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彌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溫公更其字曰淳父猶取高密侯傳贊語云高平孫仲熊與州學教授陸君俊民懼後生不知夢得之為公也要余述於其後俱常以謂

觀元祐之時而可知宰執近臣之選觀宰執近臣之
懿而可知元祐之時無求之他觀於此而已俱生晚
不得登二公之門以觀道德於後前聽教誨於左右
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寄宿昔欣慕之心焉亦
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謹識

題八師經後

余觀八師經所說雖非無上般若圓頓法門然實毗
尼梵網之權輿普賢淨行之門戶而生死畏途之梁
筏也明白切近雖塗之人皆若可解使四海之內橫
目之人普皆信受堅持不退為善而不為惡如佛所

貞節堂袁氏鈔本

云則坐證四果長揖三塗何遠之有且人人推不殺
之心而充之可使冤親平等慈心相向而豈有鬪狠
賊害伏尸流血之事哉人人推不盜之心而充之可
使廉遜興行貨弃於地於非其有一介不取而豈有
奪攘貪鄙攫金胠篋之事哉人人推不淫之心而充
之可使男如柳下惠女如共伯姬貞潔自持不欺闇
室而豈有侵凌誘略羅欲亂倫之事哉人人推不飲
酒之心而充之可使飲食語言離諸過患端虛正念
齊聖溫克而豈有淫酗昏暴流連荒亡之事哉人人推
無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心而充之可使篤實誠信不

此言不欺而豈有誑誣交扇之事哉人人知老病死苦之無常少壯盛強之不可恃而操心愛日遠惡為善之不可不勉也夫如是何畏乎生死何怖乎惡道無疑無嫌俯仰無忤終日盡世泰然安樂而相與偕伴於仁壽之域是則極樂之士可封之俗已豈非立言垂教者之本意愛人治國者之至願而有生之所甚樂者乎故余思廣其傳焉紹興六年九月日俱謹識

天辨

觀柳子厚天說退之固有激而云然騁豪辯而失正理子厚為之說亦至於芒忽兩忘而止余嘗深究天

貞節堂表氏鈔本

人消長之由若有得者因奮筆作天辯矯二子歸之正以祛君子之惑焉

天之蒼蒼尸者誰耶鴻蒙穹隆其正形耶抑有五官以視聽好惡耶抑又有條章政枋以司下上若而予若而奪耶古人於此乎疑已或曰凡人之生賦畀適定天積流耳漫無記省物生其間自窮自達自狂自聖自壽自天自愉自病或生而如雲漢或老而沒泥濘自其適尔豈足深竟若是說者然耶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斯言也皆適然乎則為善者或幾乎熄矣或曰天之與人絕處殊類質象既別好惡隨

異譬之九土各有宜五性不同嗜故畸於天者人之
侔資於宋者越所弃又安知人之所望不為天之所
厲若是說者然耶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信斯言乎則是天與人判為二矣或曰天之於物常
靳其全故蓄者不角馳者不羶各俾其一非天則偏
若是說者然耶曰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信
斯言乎則夷齊之餓顏氏之夭可也彼益稷伊周之
倫謂其不足於天爵可乎或曰飛塵可以蔽日太山
煦於聚蚊必東之激水之可使過顙長平之敗壽者
不能獨存人衆有時而取必而天定亦能勝人若是

貞節堂表氏鈔本

說者然耶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信是說乎則天之
覆物也淺矣雖然自堯舜以來天下之治常少而亂
常多君子常窮而小人多得志者何耶蓋自堯舜禹
數百載而後當商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又數百載
而後當周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由漢迄唐數千百
載其間君子小人亦更為消長耳不如三代之純也
君子而用不極不久藉令專且久然不斥不病則死
及之小人而在上率常志滿意得子孫族黨繁盛半
天下康彊壽考無一不如志者若是何耶嗚呼區區
之窮通用捨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嘗以此

動其心哉而天亦豈以此待天下之君子也蓋亦蚩
蚩者之招然耳今夫蚩蚩之氓晝日之所為孰非強
凌弱衆暴寡狡者欺恇薄者負厚哉其孝於親友於
兄弟者有幾其臨利不忘義者有幾其設心正平誠
實無偽不負神明者有幾使君子而得志為一州則
惠一州使一路則惠一路在朝廷位宰輔言聽計從則
膏澤及天下彼蚩蚩者是將怡愉安樂而終身矣彼
晝日之所為其傾欺賊害者如此而天乃報之以悟
愉安樂則天之所以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乖刺舛繆
矣乎故必邪佞殘賊者臨其上為一州禍一州使一

貞節堂表氏鈔本

路禍一路在朝廷位宰輔禍天下非唯禍天下必至
於糜爛土崩而後已此無它黔首之招然耳以是推
之則易之慶善殃惡書之視聽自民老子之踈而不
失與夫釋氏之因果報應無合而通者矣

龍亢候傳

劉銛上谷人其先金天氏之裔散處山谷間子孫皆
強利足任事世賴其用夏禹初受舜禪大徵金氏之
子孫聚于中都作而庸之其國有九鼎之重其強族
在梁州與瑯氏婁氏最著梁州之諸侯取貢焉子孫
雖匿巖穴世即而搜之無遺然其最有聲者往往為

國武備銛之近族祖号會光先生者兄弟三人為殷
帝寶臣所向三軍為之却走其季他日為來丹報父
仇不克終身不敢言勇銛家與石氏錯處山谷中爭
雄強而銛之族等為強獷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燕聞
金氏強獷使人穴地而攻之繫其衆盡取其獷族以
歸付若盧詔獄使公子离即治頗侵爍之又從而鍛
鍊之割其頑不可使者亨其失謀者取其英而收用
焉而銛尚少在其中頗有聲會歐冶子見而喜之曰
子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耶竊興之歸為立模
範所以訓練磨礪雖百反不倦盖七年而後成器為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納室焉又教以兵法揮斤上下回旋出入無不如指麾
挺挺勁立遇事輒斷雖投以艱大未嘗反唇切齒銛亦
歎曰使吾離塊獨釋滓穢剛不至折柔不至屈以成吾
質者歐冶子之力也然吾聞邠金刀將興吾或似之遂
更姓劉秦未嘗從人過豐沛間道遇漢高祖一見銛
銳上修下有威重顧瞻光采凜人即異之曰吾左股七
十二黑子尔背文七星皆奇相也能從吾遊吾佩服
子不敢忘遂從高祖常與同卧起雖吕后諸人莫能
間也既而道大澤白蛇當道銛殺之常為高祖禦侮至
漢有天下高祖益器任之為尚方長号龍亢候群臣

以上寵銛皆以其族子弟自隨然以其世剛悍難近
詔毋納殿門唯鄼侯上所優異與俱者乃得至殿上
然銛愈親密用事主裁斷其友以書戒銛曰君侯性
剛太銳數用以擊強剽劇恐於游及有所不宜盍韜
光挫芒以避缺折之悔銛荅書曰自吾為上所提拂
常以三尺法裁割庶務小大斬斬苟不失其柄吾豈
為繞指者哉久之高祖稍有陸賈言向儒術銛浸踈
高祖一日將拔用銛久不見進退頗生澁不能緩頰如
前日高祖撫其背曰公雖憊豈不勝一割之用耶
乃以數百戶封之峽中頃之為武庫令初銛遇容成

貞節堂表氏

公授以坎離犯濟鍊形得不死至晉猶為武庫令元
康五年武庫災銛自度且得鼻因歎曰吾老矣安能
與刻木對為衆口所燦哉因兵解仙去 太史氏曰
龍亢侯初以巖穴推重之質一旦得良工師更鍊既
久砥厲頓挫遂為國利器或謂其剛悍自任匹夫之
敵耳然漢高祖御之以取天下項氏莫能抗遇輒潰
裂何哉觀其遇事迎解在掌握之任九年無少玷缺
賁育莫敢當鋒其身名凜然與日月爭光可也銛之
族大抵傳貴精鍊形然罕能變化晉初有避地鄼城
者後夫婦皆為龍入延平水中嘗觀神仙書有服琅

玩華化為飛龍者鄧城君豈得此術耶

西漢詔令序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叅之本紀九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蒼叢在紙未遑銓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

貞節堂袁氏鈔本

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及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中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况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廼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

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播紳方將以
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轍絕中
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
隆庶其或者亦足為

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
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貞節堂表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信安程俱

雜著

宣和御書贊

靈交結空祕瑛房也大有在上俯雲章也義圖頡迹
寄明光也臣俱寶之澤莫長也行書如龍行天或游
或飛其馳不迫其靜不遲蓋從容八法者猶嚴恭而
自度其起忽萬變者猶應物之神機乎草書

宣和御書贊

太虛混淪滋象之先無動而生萬彙出焉巍巍道尊

實主張是芒乎芴乎無擇巨細是翬飛者與彼有筠
如馬一毛如地一塵凡有形相寄此筆端造化之妙
毋以盡觀

鄧安惠公贊

翼翼鄧公外粹中剛德人之容有蘊若虛叩之則出
如響發鐘有文不彪用之則宜溫厚顯融白首事親
洞洞屬屬如相肅雍移之事君牧丘之御文終之恭
然執法憲府蹇蹇不撓審克厥中有赫軍容禍亂之
機見微納忠晚登廟堂泊無怨懷游心大公蓋清而
畏知仁而有勇和而不同不色不言不有其賢名莫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從知人則哲帝鑒孔昭溫良在躬老成日徂世不
之才機警疏通愛而不見再拜遺像隱如岱嵩

實相齋銘

觀身實相	如夢幻響	亦如虛空	有無邊際
無作無受	無去來今	無空不空	有願無願
生住異域	一切皆無	如如此身	威儀差別
如是如是	皆如實知	萬境現前	如水鏡像
繁興用處	而常湛然	觀一切法	無不皆空
是為覺知	諸法實相	相即是空	空即是實
無能觀者	亦無了知	觀佛亦然	一相無相

北山集卷六
紹興己未北山老人寓止長壽五年矣
春三月於寓舍之西為屋一間挾以二
厦於是遊息焉名之曰實相齋而為之銘

寂照軒銘

寂如妙高山安住而不動照如鑑止水不將亦不迎
應物而不傷無取亦無受於中現色像而實無所有
即此顧盼中是我無盡藏

唐三隱賢贊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為出處係
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

貞節堂表氏鈔本

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脩渾沌
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絕塵發名賢科
廉潔孝悌不樂居朝去為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
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結廬北渚著書東臯種黍釀
酒子先是交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可戀竟以疾
罷樂史善釀求為樂丞史死遂去迷酒作經刺史願
見荅曰奈何坐召君平託無心子機士見問笑而不
應豫知終日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廬鴻顛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廼廬嵩山葺房荃壁

金書玉歷明雲吸霞皎皎獨立見通草開元之初備禮

再聘確然自高鈞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

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

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

禮之所薄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

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寧極是

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恩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妙齡起家策干肅宗

翰林待詔錄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

釣徒自号玄真著書太易十五篇探幽蹟無其兄鶴

貞節堂表氏鈔本

齡為築東都茨以生草椽棟不斷釣不設餌豹席樓
齋縣令聾瞽不窺其德使浚渠執畚曾無忤色嬖織
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茗雪浮家泛宅太虛為室明月
為燭四海諸公周遊共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
能致不知所終

列仙圖贊凡二十人

有形皆幻初無倪巨細未足相雄雌蚩蚩坐受幻物
欺不能與天同密移玄黃二物知何為獨能長久無
終期至人亦窺衆幻機奪取元化操鑪錘留形遁數
乃一戲叶呼噲六子交娥羲偉茲二十八幻師燁如

經星周四維騎箕降昴非有蘄出入六合唯所之黃
妖位閔炎綱隳嗷嗷億萬沉塗泥翩然下墮哀黔黎
赤伏紹緒皇功魏雲臺累塊空刑儀索身滅迹歸無
涯竺乾心印金襴衣語幻語法空無依承承卒付碧
眼兒一華來東今萬支洪荒怪譎同一歸勿嗤我言
無町畦

文殊維摩畫贊

是妙吉祥七佛之師為大醫王法病是治五蘊十二
行即大摠持五濁海中得淨魔尼非取非捨不即不
離化度無量十方四維而默無言而寂無為是歡喜

貞節堂袁氏鈔本

藏亦大闡提是無垢施惟金粟尊真俗無異人法何
存於不二境示不二門三十二義諍論紛紜最後文
殊無說無聞而我一默是義方圓擬議之際電掣星
奔

題三界四禪天圖偈言

如火宅喻三界無安是故衆生應求出要而此三界
亦如空華分別說三寶無所有我觀如來不可思議
出入三界如游觀園而常湛然處菩提座應知亦有
上上根人不歷階梯徑超佛地四雙八輩如焦穀牙
十地四禪如隔羅縠凡此世界能忍衆生若見若聞

應知希有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如救頭然御名勿放逸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雖常設是佛教誨

紹興八年北山程俱長壽寓舍讀藏經
畢於解夏日編次圖仍題偈句

圓照大通二本禪師真贊

圓照道廣 海涵波漾 於無中作 示四無量

大通道峻 壁立千仞 轉大法門 而常清淨

妙湛睿老真贊

黃蘗妙湛禪師睿公童子出家已有衝天之志早年
悟道遂開選佛之場法誦傳衣孤峯頂目視雲漢慧

貞節堂袁氏鈔本

林敷座微塵裏轉大法輪喧靜一如絲毫立入塵
垂手端能於異類中行破闇傳燈肯使向瞎驢邊滅
名久喧於四海化方被於九夷嗣法了心圖形瞻敬
信安老漢以偈贊云

是妙湛師 丹青頂相 頭圓下豐 眉在眼上

題米元章墓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為芾常自
号襄陽漫仕盖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
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為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

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襯
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
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
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璋音吐
鴻暢談辯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為文詞與立言命物
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
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為吏
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享了無俗
吏常檢陽元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蘓公謂其文清
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善喜推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下後進紹聖丙子余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余李太白
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闕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
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
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
林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為之贊
云珠璣玉石璀璨兀砭危言之出風雲蕩瀟變化融
液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馮宣徽畫贊

於穆 仁祖其仁如天萬物茂遂莫知其然凡厥有
位至于士卿獎養漸摩登其俊良有如馮公荆楚之

秀琢詞豐碑志見潛卓揚于帝庭褒然舉首出入中
外有猷有為匡時納忠善類是毗帝賚神孫俾究厥
施惟時聖神飭盡圖治郡情未孚故老憂喟六事是
陳以採時敝允哲 神考灼知厥心趣佐予治如彼
和羹式為鹽梅全美令終為世表儀世道交喪士賤
不振以同為和以順為正見此遺像燁如景星匪公
之懷二帝之明

畫馬贊

神超遙骨權竒尾蕭梢步逶迤追風流電驚四蹄驂
騮皮質龍麟姿飢飡玉山禾渴飲西瑤池御非造良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不受鞿鳴和鑿躡九逵走千里先安之誠不如果不
驪飽窈菽略帶羈三尺童子縻且揮駕鹽挽磴靡不
為我觀此羗貌甚閑整聊持短韉不見鞭影似縻非
羈若繫而騁苟惟驅之八極俄傾

郭恕先畫贊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若斯言也猶未離乎有生
恕先者貌則人耳固已超崑崙而友大庭故依隱玩
世猖狂而妄行蔚然之鬚偉然之軀視之猶芟宿草
而委枯株也又奚以生累而形拘乎然天莫得而命
地莫得而理金朱不能困而陰陽不能災其於道也

豈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哉

閏唐待詔顧德謙畫入貢圖贊

大道之行人無數懷泊焉相忘莫往莫來逮德下衰
親禦畏侮邇之不能擊遠是務招徠不足求以兵旅
有服斯叛無得何亡我觀此圖掩卷慷慨宣和乙巳八月
舟行道睢陽題

叔問携此圖過無
亭共閱為題此贊

賀方回畫筍有龔高畫二其一戴勝殆非
筆墨所成其一鼯鼠尤妙形態曲盡有貪
而畏人之意方回言高蜀人與趙昌同時
妙於毛羽其先世所藏數十幅今唯此二

貞節堂袁氏鈔本

畫見邀各題數語其上

戴勝

惟戴鷺氏知與時通降于柔桑以趣女工意俾世氓
不虐于冬誰為鳥紀以配九農

鼯鼠

按爾雅處甲中食
粟豆蓋鼯鼠云

有鼯跋踈蓄此場粟不勤而贏以果其腹有惕其中
而志逐逐何以占之機見於目不如太倉擇廩而穀
夜舞于門晝市于屋豈無灌熏莫我敢毒心肆體胖
以傲麟鵠

山陰圖贊

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空山無人誰與晤語 謝玄度

養生盡年希風數子坐遂宿心豈非天賜 王右軍

東山之游人境起勝淝水之勲莫之與競 謝安石

談鋒孰當寄逸鷹隼嘗黃不狻莫賞神駿 支道林

陸宣公祠堂贊

唐相陸宣公贊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為之贊曰

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太山是以其臣唯得是嗜以諛為恭以儉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

貞節堂袁氏鈔本

忍於其間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為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弑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戡內籌心膂惟一攜李之郊吳越所虔公生其間種蠡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九壻兮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有序

逸少為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汎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

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種更顯位矣是直以犬馬鳧鴈畜之耳此逸少之所取也是其所以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馳逝者已彼懷祖之螿特其蟣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有序

貞節堂表氏鈔本

天寶三年季真自秘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士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驕三綱固已絕殺三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耶贊曰

越椒生而知若教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悔此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鉗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皆季真之細也狗苟而蠅營臨深而植埴以撓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蓮社圖十八賢贊

陶潛謝靈運
陸修靜附

社主遠法師

遠公弘道實相是談像浮江潯神運伽藍戒珠義海
為世所瞻

彭城劉遺民仲思

仲思綜博 二林領袖 大化見前 不忘正受

豫章雷次宗仲倫

仲倫秉操 招隱是開 納詩繹禮 學者四來

鴈門周續之道祖

道祖高風 出處無礙 在野非固 入朝彌介

貞節堂袁氏鈔本

南陽宗炳少文

少文嘉遁 樓丘飲谷 三聘巽然 衡巫在目

南陽張野萊民

萊民孝友 學兼華竺 菲衣糲食 不改其樂

南陽張詮秀碩

秀碩高逸 帶經以鋤 騎省莫致 容膝是娛

西林覺寂大師慧永

覺寂慈眸 衆香所薰 清而容物 猛獸是群

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

生公演義 頑石肯首 龍去虎立 錫飛匡岫

法師慧持

慧持无遠

是謂二難

超情釋累

蜀有龍門

剎賓佛馱即舍尊者

耶舍摠持

神通無量

經律華夷

是虛空藏

剎賓佛馱跋陀羅尊者

跋陀絕妙

親禮慈氏

果證不還

譯宣了義

法師慧獻

獻公講論

思徹言表

梵漢昭然

唯躬是蹈

法師曇順

順公奇器

羅什所歎

色空無著

為般若岸

貞節堂袁氏鈔本

法師曇恒

恒公玄晤

譽發英妙

棲神幽境

鳥獸馴擾

法師道昂

昂公孤峻

文不再讀

社主西歸

法燈是續

法師道敬

敬公蘭秀

兼通儒釋

六根一戒

凜如冰玉

法師曇詵

詵公多識

動植之性

詣理通玄

超然高勝

柴桑陶潛淵明

淵明高蹈

性與道俱

世出世士

莫得親疎

康樂公謝靈運

康樂道上 豪氣不除 慧業則有 非寂滅徒

道士陸靜修

陸公玄虛 寄傲簡寂 江湖相忘 一笑莫逆

真靜齋銘

以動逐動如孫在山以定止動如馬在閑即動而定
如淵在濶孰能乘轉徙之車遊利害之途出入有無
不愕不慕更萬化而常然者吾願與之忘年

常清靜庵銘

三衢道士陳應常結庵山居北山老人名之曰常清

貞節堂袁氏鈔本

靜庵而為之銘

天其運乎而四時行其得一以清地其處乎而百物
生其得一以寧古之人乎其心如天地之心湛然常
寂其氣天地之氣周流運行則其為常清靜也固如
已超靜動而泯濁清豈不亘古今而通神明矣又况
乎夕視而長生

題阿蘭若偈

一切法空寂諸佛所行處是名阿蘭若亦名阿蘭那
乃至阿練拏及以阿練若是故解空者樂阿蘭那行
無爭無戲論遠得薩芸然

題醉學究圖

是諸衆生或醉或醒或老或稚或喧或靜或嗔或喜
或猴而冠或鬼而睡或奮拳而鬪或戟手而詈或笑
而道之或挽之使止情炎內焚風力更熾不知其然
孰主張是或偶而杖或拜而跪昏取于前胡卒以禮
如一機抽如群優戲菩提海中等一幻翳

鐵關石硯銘

鐵中錚錚化石為硯其利也若游刃之發矧其質也
若范鎔之百鍊求之於人蓋見於用也敏以強發於
文則煥以榮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麟臺故事後序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
叅知政事臣守叅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來館閣之
職所以養人材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
寧以後選授寢輕自軍興時巡務省冗官祕省隨罷
今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
官負闕太少殆無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以
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祕書省
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
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尚書省三

北山集卷六
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祕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
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寓館下又再佐
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之首被久虛之
選踧踖懼不稱受職之始則按求簡牘皆無有竊念
惟昔三人祕書省皆以薄技隸太史氏頗記祖宗三
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際亦尚有
存者或收故牘煨燼泥塗中叅攷裁定條上尚書請
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
何繕治守藏防閤庖滌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文
書法式期會廩稍人從皆如舊格叅以近制從事尚

貞節堂袁氏鈔本

書以閭制曰可於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錄寶
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於茲有攷焉而
校書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從命
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
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
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
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為史官故唐龍朔中
以祕書監為太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
缺尚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敝或生而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

歷司晉之典籍及卒有之二子董之故伯歷之後在
晉為籍氏卒有之後在晉為董史則談狐是也臣衰
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
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采摭三館舊
聞簡冊所識比次續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草咸
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錄上尚書副在省閣以
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三高堂詩序

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
冒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

貞節堂表氏鈔本

身則出處之意得託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
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執位無如也其交如皮日
休終見汙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適與
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
其吭雖冥煮不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
有抱利權逐勢歟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
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冥煮者之下也然則是三
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既立三子
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與僚佐拜而奠之
某謂俗奔競久矣莫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

風百世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
為貴然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居是邑特
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
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題陳襄薦士狀草并手詔及本傳後

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陳襄傳見
神宗皇帝實錄實錄成於紹聖其言襄之政事故少
貶焉襄之賢聞天下而薦賢樂善之美以壬午之詔
而益明然襄之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所陳皆不以
當時之所建立為然者襄之行已措意不以禍福進

貞節堂表氏鈔本

退動其心以盡忠於所事蓋可為也而神宗皇帝
以高明精粹之學英睿剛健之姿撫熙洽之昌辰
操天下之利勢而能不以異己者為忤方且禮遇而
挽留之此過於帝堯之舍己從人一等矣夫喜柔順
惡忠直遠君子昵小人此三季之所以亂亡也從諫
弗咈顯忠遂良此有商之所以興隆也伊尹曰有言
逆于汝心必來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神宗皇帝其力行於是乎今皇帝得襄之遺藁於
委弃之餘為下明詔而褒顯之有神宗皇帝厲精
進善之心矣實天下幸甚又因俾從臣皆得與薦賢

之美然則何以報上德而追前哲乎紹興二年庚子
具位臣程俱謹記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自節堂袁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信安程 俱

雜著

勝樂堂銘

華嚴經云世間所有種種樂勝寂滅樂為最勝住於
廣大法性中因以銘云

我觀世人以苦為樂椒蘭腐羶瓔帶纏索亦有樂者
妄幻相由如隔日瘡如停訊囚如執熬濯如負重休
是生滅相方樂方憂有負則釋無病何瘳熟如至人
性海無邊彈指三界而常湛然今則非住昔則非遷

是寂滅樂是出世間

靜虛堂銘

義興丞舍有堂曰靜虛信安江襄仲嘉始名之其里人程俱致道從而銘之一切不受致虛極也寂然不動守靜篤也惟致與守道之楷也萬境紛陳矻即通而動即復也泊乎休哉莫覺屬也我言之珍妄見者之毒也

園研銘

混天浮空玄以清中包厚黃東南傾芸芸擾擾皆強名因有名字字乃聲由是中出初無形子能了了無

貞節堂袁氏鈔本

沒生

又研銘余以遺江仲嘉

管城出遊得玄圃晞松風沐煙渚蒼華如雲秀筠楮濕生蛇蚓化龍虎九經之淵百氏府伯疇銘歸仲嘉甫

為趙叔問研銘

維澁不枯道之朕也維質不渝維涅不汙德之符也蓋頤者日儼磨者日磷而迹者日祖我獨隕然居其所而闕動化於無窮乎

鏡銘

物有隱見照無去來無作之應泊乎莫哉一作真哉

幻住庵銘為富樞季申作

一切有情依真而住與諸如來同一國土不起真際為大幻師如是住者無覺無離

普光明閣銘

禪鑿長老潛公為小閣於於潛治平之故樓閣東向迎日之出故名之曰普光明以寶積經所說妙義次而銘之

譬如日輪出山峯時光明普遍照閻浮提種種形類青黃赤白皆悉顯現了無差別而彼日輪一光一色

貞節堂袁氏鈔本

菩薩亦爾以智慧日照於法界無有欣厭出彼衆生執着山峯所緣一相一相亦空隨其意樂說正法藏然於法界無有二相

榮節婦傳贊

自天下兵動變故或起於倉猝士之潔其身而保其操者千一而况臨死生而志不奪而一女子乃能殺身以全節蓋其貞則玉而剛石鐵也故可碎可折而不可卷不可涅也是女子者其可謂烈也已矣

祭鄒侍郎文

嗚呼天之所靳唯德與名取之既多則嗇其身有如

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氏之仁其剛也無子子
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誠
見於面目存友行於閨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
搢紳惟德之富莫之與倫巖穴之下荒徼之濱與夫
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之名公取
實多寔困顛濟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
上恩其言靡它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
是登徒見公姿度粹整渙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
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既粟之飯每甘於列
鼎雞栖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為者已而能

貞節堂袁氏鈔本

使闔門千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
公之道非不行于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片久
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庶幾於
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
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難謀不測所以為天乎遠日
云卜靈輻既陳絮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
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
出六合而無礙與星漢而長存矣何去來之足論然
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九原而見之者無失
聲而涕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

宣也英爽實在尚其鑒旃

祭江仲嘉哀文

嗚呼事莫之致則歸之天天善窮仁天豈其然如仲嘉甫有美其質完其所受養之以直平生色詞莫為利屈條然往來皎皎獨立其達似豪其真似嫻其淳似疏其靜似簡不斲乎高蓋與俗反矯如長松節目磊落迹其細行畢中繩獲孝于其親友于兄弟信於友朋怒之僮隸刑于室家莫不蹈義兼而有之蓋亦鮮儷我行四方陰察士友或持於初而喪於久或違其心而誦於口如端木賜一出入如原巨先遊行

貞節堂袁氏鈔本

淫佚維仲嘉甫以表知實躬行不言終始若一求之古人百不六七吾嘗誦言是子可必云胡不淑萬事永畢嗚呼哀哉言念丙子識君京師語未一再君以憂歸歲在辛巳我室君媚論心定交今十六歲蓋無一年不與子會君解餘杭而我于蘇我將西游君寓南徐我省松楸君在鄉里訪君宜興過我市區周旋吳興俯仰歲徂大滌之天焦先之廬荆谿之流離墨之岨巖洞相望仙靈所都衢山之竒巖谷之墟下峯朝雲茗水秋蕖無舟不同有駕齊驅我唱子和我文子書別無幾時猝然相遇歡言酌酒引滿道故高談

雄辯出入精猶神遊八紘眇視千古遺形忘世奚復
外慕方其問時書尺相繼或真或篆或草或隸有言
必酬無遠不寄舒其蘊懷雜以詼戲發吾狂言動子
長喟開緘獨笑千里面對遠無虛月近則旬至牛腰
積多難莫弃今而觀之忽若夢寐嗚呼臯斤是事助
已矣去年之秋過我而西子神雖昌而色甚蹙送子
西郊匆匆語離劇飲大笑無復向時曰老則然余竊
異之誰謂此別無相見期嗚呼哀哉君於養生實惟
其人要若灰木用之不勤居屏世味食無葷羶出從
百為志在三田宴寂未久其息兀然不起于坐可證

貞節堂表氏鈔本

初禪我常謂君骨強志堅是巖壑人必永其年而病
且死如何可言嗚呼哀哉儒老釋道所修者真視此
形骸何異塊塵脫然去之如逆旅賓如遺敝屣如釋
負薪脩短共盡亦何足云孰如仲嘉持身養神無罪
無悔不着不淪當與汗漫游於無垠出化騰入如臂
屈伸是必然者非此其身我視此世相知幾人如我
與子氣合情親十六年間義如弟昆稽之笠乾豈其
宿因君之嘉配維古賢婦葬之烏程我誌其墓誰謂
今者歲適一周復緝吾文銘君之幽淚洒行間泫然
莫收君喪還吳我客轂下送君襄陵莫致奠筭及茲

東歸取道吳興雞黍之設恍如平生庶幾神交來享
余誠

王八侍郎祭文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七月丙子朔十一日丙戌從
表姪程某謹以茶菓素饌清酌之奠致祭于表叔寶
文學士太原郡侯之靈嗚呼天有間氣是生公侯剛
柔愿粟賦委異侔公之所鍾和厚純靜大雅恢闕德
人之盛雖則和厚不可疏親靜而不固既純且明風
度凝遠絕世垢塵論議英發出言成文視此標鑒神
仙中人惟初未冠發策帝廷拔出人上譽走四方為

貞節堂表氏鈔本

郡文學博士先生齋鹽八年泊若無營棲遲三館出
佐一州入未幾時遂侍前旒譬彼瓌異為世所求不
疾而馳願豈我謀藹藹其華秩秩其音聖主所器宰
府所欽名位之來走避不能公在天朝寶璐明珠照
十二乘和鸞九轡亦猶靈囿孔翠鸞鵠羽衣絢祭光
動草木公治省曹通達政體公曰誥命溫厚純美興
言所期必相天子何以占之惟德與器庶幾前人休
養康濟入則諷議將美贊猷出把將符坐嘯輕裘聊
以華國亦以鎮浮竊嘗有言物有定價人有品儔金
玉之利不如戈矛鷓麟之用不如馬牛較第等差孰

處其尤世有如公實第一流某也不肖頑頓朱愚始
以童子拜公南徐及官太湖公鎮龍舒顧昧歎惜刻
畫吹噓借重培塿比之衡廬肝肺開示底蘊無餘華
首游倦願言卜居庶幾親仁環堵是圖公聞此言載
色載愉辱置懷抱期通有無孤窮不孝尋遭禍罰葬
親五州居計益決承顏接詞一日三月如何不慙不
至耄耄嗚呼哀哉吾鄉多士繼出更奮公一輩人凋
喪遂盡公沙五龍松折山殞風流醞藉無復耆雋昔
者曾子身被齊哀子張氏沒往哭之哀賢哲是痛吊
也歟哉惟俱不天怙恃永已得見父執如痿暫起於

貞節堂袁氏鈔本

父執中厚莫公比從容話言歷歷在耳如何一朝於
此已矣荒摧之言顛沛叢委登堂一慟有淚如洗嗚
呼哀哉尚饗

祭林德祖文

嗚呼德祖經可以振金華之絕業文可以廣石室之
遺編望實可以長賢士之關博洽可以冠群玉之府
儻使典司綸綍誰之不如苟惟翊傅王侯綽有餘裕
身雖肥遁早遂止足之心世莫強留以興貪薄之俗
此交游所常竊恨亦搢紳之所素期永謝白駒之維
迄成黃鵠之舉在於恬曠實適願懷第以捐爵祿以

收英俊之時不無營都邑而遺杞梓之歎是皆儻奇
奚足置言唯其孝友著聞行為世楷清白無類動守
官規仕必盡乘曰委吏之宜居則存飯水食簞之操
脫迹尸穢懷寶艾者真挂朝衣不入公府乃若淨修
梵行諦服上乘寶藏縱觀固非蘄於日益明珠不昧
信有德於朝聞故於去住之間了無愛取之累其早
辱忘年之契實自忘學之餘念日居日諸老將至矣
而公出我入如相避然銜哀東歸中止北固雖數通
於音驛竟莫覩於聲容如何斯人遂至永訣道義之
交無幾何有百身孤危之涕易零為之一慟惟是幽

貞節堂袁氏鈔本

扁之刻託之垂世之文少紓吾黨之悲足示無窮之
信哀衣不吊莫伸坐奠之初絮酒斯陳更深華屋之
感庶幾昭爽來鑒忱衷

祭徐申典樂文

嗚呼治世輕士惟理之常蓋失一士不足為弱得一
士未為有光故公侯先達鮮以士為先後而守節之
士揣執度力亦忍窮於四方然則樂善不倦屈已下
士豈不曰河千年而鳳朝陽乎公在毗陵百廢具張
惟厥郡吏冠弁相望公冰鑑在抱如別驪黃俱也羈
窮竊祿于市視價低昂於公之門實昧平生引分自

藏公於衆中惠然察之以短為長某也狷陋公曰是人惟志之彊某也寡徒公曰高才衆嫉奚傷某効一官拙以勤償公曰是人不愧太倉某不自揆學為文章公曰斯文莫掩其彰某匪公事莫升公堂言不出位禮不巽牀人以為簡公以為莊譽不容口毀言莫創必使塌翼使之騫翔必駕蹶使追驕驪惟公之意其可數忘公之溢言非愚敢當匪我是私公德允臧不如其柔不吐其剛故此羈窮不抑而揚惟公少年譽騁文場及出試吏更所未嘗為尉則能盜走出疆為令則名有又有康晚佐戎幕陳義慷慨白首見

貞節堂表氏鈔本

帝爰始為郎帝作韶濩前無舜唐公為樂卿鈞土弦桑自守毗陵至于歷陽遺愛具存有如甘棠脫屣殊庭四壁皇皇嘗聞公言死生之際弗震弗惶屬續安坐果如平生如適故鄉豈其直心泳而不溺卞而不戢竈奧無交簞簋孔修不叨不攘造物報之出入崑崙其果不亡乎有形必休穿土新岡顧北匏繫矧緝莫將有慙古人千里會喪寫哀蕪辭有涕浪浪

徐公自言過異

人得養生術函門已開故云出入崑崙

陸宣公祠堂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

丑具位程俱謹以清酌菓肴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
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
瘡痍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
而贅而浚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蹶盤不治上下
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為國親臣亂之
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號
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穢倉皇莫振憂辱
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不仁義然直而不訐
剛而能濟據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
揣事之隱鈎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

貞節堂表氏鈔本

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
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公故鄉墟里既蕪始揭公
像為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
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歎
獻尚饗

常州華嚴教院上梁文

蘭陵勝境興國名藍擬開華藏之道場既畫祇洹之
界相仰二天之外護魔事冰銷洎四眾之知歸檀那
雲集金沙寶網頓除荒稷之區悅栢寒松共演苦空
之義爰伸善頌用舉脩梁

兒郎偉拋梁東法水無邊不滯空慧日永將堯日曉
河沙嘗在普光中

兒郎偉拋梁西寶網金沙路不迷五濁海中成般若
妙華香潔出深泥

兒郎偉拋梁南無勝光明正劇談若見只今華藏海
不須辛苦百城叅

兒郎偉拋梁北不動虛空非智力大伽藍後少年場
一一回光銷六賊

兒郎偉拋梁上法界微塵如指掌普賢樓閣鎮長開
目前舉足超非想

貞節堂袁氏鈔本

兒郎偉拋梁下無間光明長不夜九幽沉苦證無生
八極含光安聖化

右伏願上梁之後勝幢永建苦海蒙庥咸裂貪嗔之
網共夷人我之丘廣大得毗廬之境精勤如童子之
遊仰堯仁之廣被泳周澤之長流

山居上梁文

百盤九折深入雲臺兩厦三間初營光塢倦游三紀
幾同遼鶴之歸高謝一時何有山雌之歎况乃松楸
在望桑梓焉依北陌東阡無非群從西疇南畝同是
老農平生無羨於萬鍾投老遂專於一壑千章檜栢

奏三籟於太虛四達軒窗納群山於丈室琴無絃而
自撫門雖設以常關高下茅茨覽壺中之日月卷舒
雲物現域外之山川樸斷既圖棟梁斯舉宜作工徒
之唱以傳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十二峯巒一徑通白屋寒多常晏起
覺來朝日照梁紅

兒郎偉拋梁西桃李新栽欲滿蹊煙塢盡頭穿細嶺
白雲深處有招提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翠拂嵐但見雲林橫谷口
豈知中有我伽藍

貞節堂袁氏鈔本

兒郎偉拋梁北雲頂峯前三畝窄茅茨高下一壺中
百尺飛泉瀉空碧

兒郎偉拋梁上雲裏嵯巖倚青嶂秋光春色四時新
日月煙霞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俯視溪山展圖畫欣欣雞犬靜相聞
一月田疇收穰稔

伏願上梁之後鄉無疵癘歲有豐登長幼團樂共說
無生之語閭閻揖讓永為安業之人重見太平同躋
仁壽

常州會三從官致語

胡鄒

青山綠野嘗傳洛下之英詞金馬玉堂近播汝陰之
故事况復瑤臺之彥相琳館之閑西省南宮行奉從
賜環之召東阡北陌時追連璧之游迨此勝辰並臨
高會恭惟宮使密學待制侍郎宮使侍郎才推人傑
文祭時英燁若星輝適應台躔之象屹然山立共堪
鼎足
之承從容納獻之餘蕭散軒裳之表知府典樂屬棠
陰之多暇及葭管之迎長式諧既見之心爰謹加籩
之享金照座章回淮海之青春玉塵生風動豫章之
白日宜盡百川之飲無庸駟馬之歸長使此邦共傳
嘉話但某叨居樂部獲奉賓筵上悅台顏敢陳口号

貞節堂袁氏鈔本

詩書禮樂舊將軍獻納論思兩侍臣暫比揮金同宴
衍即看鳴玉侍嚴宸風流珠璧輝班著名節冰霜聳
搢紳好與蘭陵傳盛事德星應復聚江濱

記夢

我夢異人云善相者其所稱道飛仙真人而其結盤
乃祖師意手循我頸揣相骨法後至我頂云囱門開
此是禪定及修真効復引我手自捏其頂如指面大
如小兒囱虛而微動我大歡喜歸語室家令捏我頭
虛動如故此何因緣而夢斯事

崇寧乙酉寓衢之天王僧舍時方專氣辟穀

夜夢如此記之藥方冊後它日忽見末後增
四句云說此夢已知是妄想以手捏頭堅實
如故蓋仲嘉竊見書之以相戲也今三十六
年矣念之慨然

祭趙侍郎文

嗚呼叔問而止斯耶自公云亡三易弦望缺闕之嘆
我勞如何晝懣恍而猶疑夜耿耿而增慨豈向之遊
從憂歡聚散者皆夢中之夢耶抑幻人之所幻何六
尺之軀遽儼然而在柩一丘之土俄畢然而若堂空
餘珠玉之在懷猶想笑言之溢口嗚呼城南之交止

貞節堂袁氏鈔本

覺之路余有懷而孰資余有疑而孰語舉一觴而誰
屬亡三篋而誰補歎竹林之陳迹邈若山河失濠上
之遺言俄成今古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家四壁而屢
空書五車而奚益雖五交三譽素無勢利之驕一死
一生可見炎涼之態公之初逝藐然諸孤猥以幽堂
之銘見託哀鄙文詞凋落加以悲酸筆欲下而涕隨
辭欲出而不忍縻緝蕪陋斐然成章不溢不誣可以
無愧尚有遺美茲為歎然聖堂之幽卜云其吉窀穸
既戒靈輻首塗偏痺拘攣山溪脩阻行不及祖道葬
不克臨穴終天之別一慟何言庶其格思歆此誠薦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